

231

(8)

1996年第2期

0-99

读者参考

女领袖的丈夫们

“走向全球”的俄罗斯联手党

看不懂的中国股市

东方赌城冷眼观

五花八门的艺术市场

32亿非法集资诈骗大案



READER'S REFERENCE DIGEST

目 录

观察与思考

4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趟着难题过河

——社会学家李培林访谈录

6 '96中国社会形势十大走向

天下事

7 21世纪不会是亚洲世纪

9 联合国维和部队里的黑幕

13 “走向全球”的俄罗斯黑手党

人 物

17 足坛强人徐根宝有些认命吗?

23 工矿泰斗孙越崎

26 美国前总统卡特印象记

28 女领袖的丈夫们

31 改变本世纪经济生活的

25位关键人物

37 世纪大盗埃里克

社会广角

41 中国市民：向往神秘?

44 如今谁来当工人?

48 都市中的少年大款

51 不敢有病

52 32亿非法集资诈骗大案引

起的思考

世态风情

53 北京人喝酒

55 舞蹈的城市

56 一位法官说——

“我计划每年挣15万”

57 “蔷薇”“蔷薇”处处开

——郑州见闻

婚恋与家庭

59 萧华：谈张艺谋也谈自己

61 丹麦王子与香港姑娘的爱情故事

64 英玛格丽特公主轰动一时的初恋

文化广场

66 五花八门的艺术市场

70 红红火火 VCD

73 外国电影人眼中的中国电影

74 堪喜堪忧的作家文集出版热

75 中国影坛六代人

名人沙龙

77 杨振宁谈学问人生

78 季政道谈生活

-
- 80 雷宇说谦虚
80 赵忠祥说汽车
81 张贤亮：不买日货
-
- 经济生活**
- 83 看不懂的中国股市
84 百姓理财：你的钱怎么用？
-
- 改革与国情**
- 87 五大战略性转变
87 加速城市化将面临五大问题
88 下一步改革不能再搞渐进式
88 目前不会放弃控制贷款规模
89 扶持私有经济，但不搞私有化
89 《农业投资法》将出台
89 企业家：中国最缺的资源
90 事业单位将不再确定行政级别
90 外商拖欠中国货款近90亿美元
91 中国人还很穷
91 全国房地产开发有98%土地闲置
-
- 科学与社会**
- 92 未来技术翻天覆地
94 电子计算机与现代战争
-
- 教育园地**
- 97 华人数学好，是否与生俱来？
99 培养孩子成为领袖
-
- 体坛纵横**
- 101 赛车 ABO
107 橄榄球的来历
-
- 103 聂卫平谈“聂卫平现象”
108 球的出生地
-
- 往事钩沉**
- 109 搜寻送给斯大林的白银
110 他不只爱美人
——温莎公爵和纳粹有染
-
- 九州方圆**
- 111 北京将以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为建设方向
111 中国各地综合实力排行榜
112 “地铁热”该降温了
113 粤辽浙三省将建核电站
113 湖南计划兴建核电站
113 上海缺乏“本土”高级人才
113 “改造贫困”不如走出贫困
114 福建将成海洋大省
114 大寨人将赴黑龙江开荒
-
- 港澳台之窗**
- 115 东方赌城冷眼观
122 香港的秘密地道
123 台湾官场饮酒风
124 台湾人不谈钱
-
- 世界博览**
- 125 宗教回归热中的俄罗斯
129 “假公司”里的真学问
131 培养了23位首相的牛津大学
133 澳洲散记：没人自称知识分子
-

136 日本如何吸收西方文化	156 国际音乐比赛有哪些?
139 '95诺贝尔奖揭晓	157 CD 家族知多少?
141 吉尼斯纪录新内容	158 电视“加密”是怎么回事?
随感录	159 何谓“博士后”?
142 思考《曾国藩》	159 华侨、华人、华裔
143 扩大化与缩小化	160 民航飞机的飞行高度
145 舍得丢	160 传统年龄代称种种
<hr/>	
健康咨询	补 白
147 未来保健趋向	5 公费出国留学有新法
147 运动不足：中年人多病之因	8 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首次突破 百亿
148 人在各年龄段的常见病	22 喝酒为何要碰杯?
149 心情与食物	43 国家投资的企业可划分为五类
149 忧虑是致命的	47 我国公布 500 家最大私企
150 健身奇招：反常态运动	58 我国建成高速公路 2400 公里
151 喝水的学问	82 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
152 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新问题	96 世界贸易中毒品占首位
152 有关感冒新见解	144 国情差异的幽默(1)
153 家中该备哪些药	146 国情差异的幽默(2)
154 “左撇子”不宜强行纠正	漫画(51)(65)
<hr/>	封面摄影 原载《时尚》
百科知识	封底国画 原载《上海画报》
155 各国军旗面面观	

《读者参考》1996年第2辑(8)

1996年4月出版

编辑：《读者参考》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雨

责任编辑：金辉 洋叶

封面设计：仁坚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邮政编码：20002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5

字数：18万

ISBN 7-89616-178-3/Z·11

定价：4.80元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 趟着难题过河

——社会学家李培林访谈录

张剑荆

日前，记者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博士。

记者：有一个时期，改革被称作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现在，改革则是趟着难题过河。每一块石头都意味着一次希望，而每道难题都是一次挫折。请问中国的改革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

李培林 我认为，像改革初期那种使大多数人获益的改革阶段已结束。改革初期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绝大多数人都能从改革中获益。例如农村。当初唯一有抵触情绪的是乡镇干部，因为在计划体制下，资源都是由他们来分配的，改革之初拿了他们的权，地位受了影响，但他们接着又通过转变为乡镇企业领导，原来损失的利益得到了补偿，这部分人转变了态度。

但现在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本来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能改的，出钱少、阻力小的改革都进行了，剩下的都是难的，而且对改革参与者来说，改革往往意味着不是获得利益，而是丧失利益，比如国企改革中工人的利益损失如何

补偿，有没有办法补偿。拿不出钱去补偿，企业就动不了，你一动，就要发安定团结费。

记者：农村改革基本上是一致同意行为。城市改革看来很难出现一致同意的局面。这涉及到成本分担的问题。农村改革时期，政府的角色有点像“二传手”，自己能承担一定成本，也能分配一些成本给城市，但目前在城市改革中，政府还能这样吗？

李培林：改革成本分担，一方面要与税收挂钩，国家的税收政策要有相应调整，让先富起来的人承担一部分成本。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它涉及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国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很多人认为，让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成本，增收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是所有西方国家都实行的政策，例如，法国最高达60%。如果这部分人也不分担成本的话，恐怕就没有人承担了。

再一个办法就是要国家财政拨一部分钱，进行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光是机制

问题，而与历史形成的结构有关。例如黑龙江的一些森林企业，现在已成了夕阳企业。许多这样的企业困在那里，搬也搬不走，转产又转不了。对于这些企业用什么机制能将它搞好？即使私有化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想私有化还私有化不了，谁愿花钱在山沟里买个厂子呢？因此，认为私有化就能解决问题是天真的想法，但即使真的私有化了，还涉及到职工安置问题。因此，如果国家现在不下决心拿出一点钱进行企业结构改造，企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记者：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国家替企业承担了大部分成本，投入资金给国企，而国有企业仍然搞不活，钱像投入无底洞中一样？

李培林：如果旧体制的弊病解决不了，这种可能性恐怕很大。很重要的一条是企业有无人自主权，有了这种自主权，环境允许不允许辞退职工。国有企业的老板，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老板，因此，有了用人自主权，也不会豁出去干。现在一些国企厂长对改革信心不足。在原来的体制下，厂长拼命干的动力是升官，局长、副局长的位子吸引着他，但现在官本位差不多已经解体了，有车有房子有钱有身份就行了，所以对自己的厂子搞得好坏不太上心。一些厂长以自己亲属的名义再注册一个企业，将本厂客户、原料介绍到这个企业，一方面从这个企业里弄些好处，另一方面为自己找了个退路。

记者：现在各种问题，如通胀、腐败、物价、失业等，交织在一起。我们总讲配套改革，但如果找一个突破口的话，您看社会保障改革的突破能否带动其他改革？

李培林：社会保障改革有效地推进，对于产权重组等确能起到重大作用，但在短期内看不到有重大突破的迹象。

记者：对于今后的改革，您有什么建议？

李培林：从理论上说，改革方案的设计，服从最经济的原则。付出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方案，就是一个好的方案。但现实中，某个方案有无可操作性，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较量，有无可操作性取决于不同利益群体能否相互协调。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公费出国留学 有新法

国家教委决定，在江苏、吉林两省1995年公费留学生选派成功试点的基础上，1996年全面试行公费留学生选派工作改革的新办法。

新办法将在政府计划指导下，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等原则要求下进行选派。这与原来的以政府指令方式分配名额的传统模式有很大不同。

(摘自《北京晚报》)

中国社科院预测

’96 中国

社会形势

十大走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出版的《1995—1996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报告书，对1996年中国社会政治局势提出了十大可能走向。

一、围绕着“九五”期间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和基调必须明确定下来，宏观调控目标的评价与新一轮经济动力的形成，会直接成为1996年社会政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更广泛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将同时受到双重压力，一方面是稳定目标的压力；另一方面是迅速缓解社会矛盾、调整重大

社会关系的压力。

三、中央权威的确立将更有赖于经济发展的实绩，政治改革的推进以及重大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合法的调节。

四、一些迫切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问题的演变将直接影响到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目标。

五、在社会管理领域，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的逐步建立将有助于提高合理的行政体系的效能，促进决策的科学性、民主化水平。

六、社会的文化与道德领域将出现更加活跃的景象，基础文明准则与规范的建设将受到重视，各种社会思潮的流行变化与交锋将更为复杂。

七、公众的生活水平继续有所提高，由于生活水平预期偏高以及物价等因素，公众将承受一定的日常生活压力。

八、各主要社会阶层在收入水平和致富机会方面的差距，将继续成为利益冲突或摩擦的焦点，社会公平因素将成为中央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九、反腐败斗争、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面临越来越迫切的制度建设和法规建设的客观需要。

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与地方的关系的调节将对社会政治局势的宏观稳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调节原则和方法的规范要求将越来越高。

（摘自《上海法制报》）

21世纪不会是亚洲世纪

[香港]乔治·希克斯

认为21世纪是亚洲世纪的想法是西方的怪念头之一。我这里说的“西方的”是有意的。除了寥寥无几的几个怀着个人动机的很显眼的人物以外，大多数亚洲人都不相信“亚洲世纪”这种理论。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目前在经济、生态、政治和人口方面所面临的障碍。

这不是在否认东亚和东南亚在过去几年里出现的大幅经济增长。问题是，这种增长所反映出来的主要是一种“追赶”进程，而并没有提供任何指南，即将来将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率。

唯一的经济“奇迹”出现在18世纪，当时英国的农业和工业革命开创了一个现代化世界。由于英国没有榜样可学习，它直到1838年总共花了近60年的时间才第一次使人均产值翻了一番。

从那以后英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时许多亚洲国家才从很低的基础上起飞，所以它们的经济出现大幅增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的国际环境使得亚洲各国经济有可能快速增长。那时的环境使得各国几乎可以自由利用现代化

技术、以美国为首的几乎没有限制的世界大市场和丰富的国际资本。即使只是半心半意关心本国发展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其廉价又听话的劳动力来为这个全球市场生产货物和实现国内经济快速增长。

尽管如此，正如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懂得的那样，一旦接近西方的收入水平，而且劳动力不再是廉价劳动力，就会是另一种局面。发展最快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目前日子不好过。日本是碰到上述障碍的第一个亚洲国家，结果是，在过去四年里它的经济增长率接近于零。

此外，一旦到了收入“边界”，在追赶阶段曾是宝贵财产的听话的民众和劳动大军，现在已成为一种不利的条件。现在唯一能使一个国家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几个有利条件是独创性、发明创造能力、想象力和真正的创业精神。

亚洲奇迹创造者还必须接受这一事实：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的特点与靠技术来拓展事业的经济增长特点大不相同。前一种增长要么靠廉价劳动力与进口的技术相结合，即称为“派生增长”，要么靠利用自

然资源来实现。从长远看，这通常不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泰国总理的一位经济顾问说，亚洲“由数量推动的”经济增长无法与工业化国家“由质量推动的”经济增长相比。他说，后者源于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的提高，而亚洲依靠砍伐森林和出口森林产品，这增加了“产值”而不顾造成的破坏。

正如一些增长战略所说的那样，对亚洲来说，掠夺性地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真的不是一种选择，不说别的，可以掠夺性地利用的自然资源已不多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不管亚洲人如何看问题，他们不可避免要面临的问题都是他们如何和能否在没有低劳动成本这个缓冲条件下持续不断地为世界市场生产货物。

如果经济障碍是使一个“亚洲世纪”之曙光推迟出现的唯一原因的话，那么就没有太多的事情可担心。毕竟经济是亚洲的特长，真正的障碍是政治障碍。

为什么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19世纪是英国世纪，而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呢？这里有许多原因。第一，不像英国或美国，亚洲不是一个国家。亚洲远不是一个凝聚在一起的实体。

像20世纪一样，21世纪几乎可以肯定将仍是美国世纪。美国在军品和民品生产方面的技术领先地位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看到，它研制出先进技术并在科威特应用于军

事目的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在民品方面，世界性电脑工业正在迅速成为美国的一种垄断工业。据美国电子产品市场信息公司说，仅美国微软公司就拥有大约一半的世界个人计算机软件市场。

要想达到世界级的收入水平，亚洲必须出现由质量推动的经济增长，或者出现经济学家所说的“具体因素即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没有大量的发明和创造，这种前景是实现不了的。没有社会、文化和政治革新，科技突破是不可能的。

（摘自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

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 首次突破百亿

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到1995年10月底，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已突破100亿元，总额达100.9亿元，同比增长82.2%，预计全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可达120亿元以上。

个人所得税收入超过100亿元，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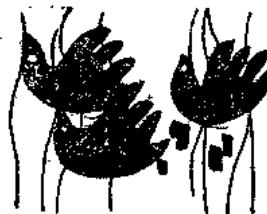
目前，这一税种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一些地方，个人所得税甚至成为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其中广东省前10个月的个人所得税额已达17.14亿元，北京13.06亿元，上海13.05亿元，辽宁6.8亿元，福建5.7亿元，浙江5.62亿元。

（摘自《信息时报》）

联合国

维和部队里的 黑幕

□ 彭 坡 编译



松加·空提基酒吧是萨拉热窝市以北6英里处一家臭名昭著的塞尔维亚人的酒吧。当塞族士兵在附近的波斯尼亚村庄胡作非为时，当地的居民报告说，来自法国、乌克兰、加拿大和新西兰的UN(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就常常光顾这个酒吧，他们狂吃滥饮，同塞族士兵一道“分享”着他们的女人。

常常到松加酒吧的联合国士兵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职责。就在离此不足20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关押波黑穆族的集中营，他们生活在罪人的境地中，被关押的800人中有250人失踪，很可能已经死亡。

可悲的是，这里所发生的事正反映了使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陷入困境的各种问题：无能的指挥官、

纪律涣散的士兵与进攻者同流合污，不去制止暴行发行，有时甚至为虎作伥。在浪费问题上，欺骗和滥用职权是触目惊心的。

迄今为止，联合国很少介入到冲突当中。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联合国成了世界警察，担当起了建设国家和维持和平的使命。到1991年底，联合国共进行了11次维和行动，每年的开支为4亿8000万美元。而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这些数字上升到了18次和33亿美元。

维和的效果同开支猛增同样地增强了吗？请看看联合国四次最大的维和行动。

波 斯 尼 亚

1991年6月，克罗蒂亚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出去，并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塞族控制的南斯拉夫军队侵入了克罗蒂亚，声称要保护克罗蒂亚的塞族人。在塞族同意了一项停火协议之后，联合国派出了一支14000人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去重建这个国家。（后来部队的人数上升到了40000人，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花费最高的一次维和行动。）

当1992年3月邻近的波斯尼亚宣布独立时，塞族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运动，要清除占这个国家人口61%的穆族和克族人。塞族人很快控制了波斯尼亚三分之二的国土上。

波斯尼亚塞族人冲进了穆族和克族的村庄，进行了疯狂的种族清

洗。他们强奸了至少 20000 名妇女和少女。在集中营里，男人、妇女和儿童受尽折磨，有很多人被饿死。一个六岁的女孩被轮奸，而她的父母和兄弟则被逼着在一边旁观。在一个地方，三名穆斯林少女被绑在一个栅栏上，被塞族士兵轮奸了三天，最后被泼上汽油，活活烧死。

当这些暴行发生时，UN 维和士兵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根本不帮助受害者，被指派来的军事观察员在一旁查着炮弹，还有死尸的数目。

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还表明维和部队里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财务制度十分松懈，联合国在一项 2180 万美元的油料合同上多掏出了 180 万美元。肯尼亚的维和士兵偷窃了价值 10 万美元的 25000 加仑汽油卖给了塞族人。

对腐败的指控常常会被联合国官员置之不理。当时位于日内瓦市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发言人西万纳·法说：“在 14000 名 18 岁左右的士兵中，有一小部分要些花招，搞黑市交易，下窑子，是不足为奇的。”

在随后报告的坚决要求下，联合国终于进行了调查。1993 年 11 月一个特别委员会承认一些可怕的但却“有限度”的错误行为确实发生过，4 名肯尼亚士兵和 19 名乌克兰士兵被从联合国部队中开除。

委员会并没有发现松加酒吧里所发生的不执行径，但是它锁在联合国总部从未公开发表的报告却是

残缺不全的。松加酒吧事件没有完全被调查，因为塞族人不允许联合国调查人员到那里，士兵们的行动日志也被毁掉了。

同时，俄国部队的指挥官还同塞族人暗中合作。据在场的联合国人员称，俄国维和部队指挥官维克多·罗吉诺夫上校和高级军官科罗莫陈科夫上校常常出席由塞族将领阿甘举行的宴会。俄军军官还指挥士兵把联合国部队的油桶卸到阿甘的部队的阵地上。在一次停火中，当塞族的物资被锁在联合国部队的仓库时，一位俄国人把钥匙交给了塞族人，让他们运走了 51 桶油料。

最后，科罗莫陈科夫被派往别处，罗吉诺夫在完成了任务后，干脆加入了阿甘的塞族部队。

但是在另一名俄国指挥官阿列克山德·皮利亚金少将的指挥下，问题仍然存在着。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比利时的部队一直在克罗地亚东北的一座大桥上阻挡着塞军的运动。皮利亚金命令比利时人到一边去。比利时人不情愿地站到一边，自从 1991 年停火以来一批最多的塞族部队和装备就从这里走了过去。

据联合国的内部报告，联合国花了 8 个月时间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要他们召回皮利亚金，但俄国人拒绝了。联合国终于开除了他。

柬 埔 寨

1991 年，由美国、中国和苏联

帮助在柬埔寨三方游击队和韩桑林政权达成了一项和平条约，结束了长达 21 年的内战。为了向柬埔寨第一个民主政府和平过渡，联合国组成了在柬埔寨的过渡当局。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大约 20000 名 UN 维和士兵和其他人员被派到那里，花费了 19 亿美元。

有一些维和士兵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尤其是保加利亚部队，被人称作“粗俗的部队”。在柬埔寨东北部，三名保加利亚士兵因为同当地女孩胡搞而被杀。一位保加利亚士兵共得了 17 种不同的性病。这支部队经常进行的狂欢活动，有一次还引发了一场与柬埔寨士兵之间激烈的枪战。

保加利亚人并非是唯一在柬埔寨胡作非为的部队。驻在丰朋市的部队要求运送 300000 只避孕套。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到达之后的一年中，这里的妓女数目上升了两倍。

联合国部队的总司令官 Yashushi Akashi 对柬埔寨人的指责不屑一顾，他说：“18 岁左右的热血士兵有权利使自己快活，喝点啤酒和追逐美丽漂亮的姑娘。”至少有 150 名联合国维和士兵在柬埔寨感染了艾滋病，5000 名士兵感染了性病。

同时，维和部队还订购了 1000 多个发电机，其中有价值 300 万美元的 330 台从来没有用于维和任务。当联合国人员开始把 2 亿 3450 万美元的基地建设和住房预算花在这里时，这里的房租猛涨得连当地

人都无法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生活了，有大约 8000 万美元用来购买车辆，包括几百辆高级摩托车和中巴，这里只需要 100 辆 12 座中巴车，但他们却买了 850 辆——一个“管理上的差错”。光这就花了 830 万美元。

尽管存在这些铺张行为，联合国还是自豪地指出在维和部队的监督下全民自由选举终于在 1993 年 5 月举行了。470 万柬埔寨人中的 90% 的人都不怕恐吓，到投票站投了票。

索 马 里

当内战在这个非洲国家爆发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使占其人口一半的 450 万索马里人营养不良，并受到相关疾病的威胁。第一个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非洲人（他也是个阿拉伯人）加利强烈要求联合国要派出一支保证运送食品和紧急物资安全的部队。1992 年 9 月，联合国维和部队被派往该国首都摩加迪沙。它很快被索马里军人困在了飞机场，无法完成它的使命。

一支美国部队于 12 月到达了这里，控制住了混乱局面，把物资送到了饥饿和有病的人手中。美国人撤退之后，1995 年 5 月联合国又接替进行了第二次维和行动。这次每天花费 200 万美元的行动使前美国大使馆成了一个 80 英亩的带围墙的城市，这里有带空调的房间，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当联合国官员视察这里时，他们的“出租车”竟是每周花费 50 万美元的直升飞机。

公开的从摩加迪沙到美国的长途费是每分钟 4.91 美元，但是“特别 UN 折扣价”是每分钟 8.41 美元。无限制的打电话的总费用为 200 万美元，但联合国只是拿起了帐单，从不要求打电话者付钱。

同时维和行动也没有效果，当索马里战争狂人默哈穆德·艾迪德骚扰维和部队时，内战又继续打起来，索马里陷入了机械之中。但是每年食品预算为 5600 万美元的联合国部队，都吃着来自南非的水果、澳洲的牛肉、新西兰和荷兰的冻鱼。

成百码的铁丝网送来时连倒刺都没有，几百只用来照亮大使馆四周街道的灯泡连安灯的灯座都没有。小偷们都常常惦记着这些东西。维和部队的汽车不翼而飞是常有的事，据怀疑埃及部队参与了大规模的中巴车黑市交易活动。

但这些损失都被闯进一间联合国在摩加迪沙的办公室的贼的“功绩”消灭了，这家伙一下子偷走了 390 万美元的现金。这间办公室的锁用一张信用卡就能打开。装在一个文件柜的底层抽屉的现金许多联合国雇员都能看到。

由于这桩案子一直未破，一名管理人员被解了职，另外两人受到处分。去年夏天，联合国部队撤走了，留给索马里的还是同两年前他们刚来时那样的乱摊子。

卢旺达

自从 1962 年获得独立以来，卢

旺达常常爆发在多数的胡图族和少数的图西族之间的暴力冲突。联合国在这个国家也有维和部队，但是当胡图族在 1994 年 4 月发起一场新的大屠杀时，维和部队却逃跑了。

只有 270 名维和部队士兵留了下来，他们人太少了，甚至无法阻止对至少 14 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屠杀。当这里整天枪声大作，屠刀飞舞，死尸一天天增多时，联合国安理会却在袖手旁观。直到 1994 年夏天胡图族人的杀戮终于导致了图西族人的反抗。

7 个联合国机构和大约 100 支国际救援队伍很快跑回来。在 2 亿美元的预算下，联合国还无法为卢旺达境内的胡图族难民提供安全，以及为在扎伊尔境内的难民营提供援助。

当联合国让杀害了 50 万平民的人接管难民营时，救援的效果很快就消失殆尽。联合国不是提供保护，抓捕凶手，而是同胡图人做交易，胡图人把食品、药物和其它物资在黑市上变成了几百万美元的现金。

1995 年初联合国开始从难民营撤退。4 月 22 日在卢旺达的吉伯胡难民营，图西族军队向胡图族平民开火，大约 2000 名胡图人被屠杀。

维和部队又在哪里呢？由于图西族士兵有 2000 多人，200 多名联合国士兵吓得躲在了一边。屠杀之后，大批联合国人员才赶来清扫现场，掩埋尸体。

(摘自《读书生活报》)



“走向全球”的 俄罗斯黑手党

甲秀 编译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黑手党的气焰也日益嚣张，其发展趋势更令人震惊，至今其成员已达300多万，网络遍布前苏联全部15个加盟共和国，并且还在向西方扩张，仅在美国一地就有5大俄罗斯黑手党集团。

目前，俄罗斯黑手党不仅在数量上递增迅速，而且其“业务”范围也日趋广阔，几乎涵盖了全球一切不法领域，如贩毒、军火走私、洗钱及黑市交易等，它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核走私和金融领域。因此有人认为，再过5~10年，他们必将取代意大利黑手党，成为全球最危险、最有威胁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本文编译自美国《新闻周刊》，可供读者一窥这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犯罪集团的一些内幕情况。

“章鱼”网络

俄罗斯黑手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忙碌，也是最凶恶的犯罪集团，时至今日，俄罗斯黑手党在前苏联黑道集团的基础上有了“飞跃的发展”，今天的俄罗斯黑手党成员有前克格勃的军官，有贪官污吏，有从前苏联监狱里出来的小偷

流氓等三教九流的人物。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在前苏联时代，全苏各地共有大小黑道组织5700个，到1991年，这一数目翻了7倍，今天其成员达300多万，它的触角遍布前苏联全部15个加盟共和国，跨越了11个时区，覆盖了1/6的地球面积，并且它还在向西方国家扩张。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仅在美国就已经有了5大俄罗斯黑手党团体，这5大黑手党共统领220个分支组织，在美国17个城市里活动。它还侵入了为西方国家关心的每一个领域里，如初期的自由市场、私有企业、军备裁减、国外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经济援助，甚至国家的货币和黄金储备等。与此同时，俄罗斯黑手党还在向欧洲国家进军，这正如俄罗斯一位犯罪学专家所说的那样：“像狼盯住羊群一样地盯住了西方。”

调查表明，在前几年，俄罗斯黑手党只是个成员参差不齐的敲诈勒索者团体，它崇拜和模仿西西里黑手党，但又不同于后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俄罗斯黑手党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和基地，没有祖宗传下的帮派，也没有血缘纽结的死党。然而，时至今日，繁殖力特强的俄

罗斯黑手党却正在渗透进俄罗斯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篡夺了地方政权，劫夺了国有企业，盗运国家资源，他们还从事敲诈勒索、盗窃、伪证、枪战、合同杀手、骗局、贩毒、军火走私、妓院、赌场、高利贷、贪污、洗钱及黑市交易。

近年来，在俄罗斯境内还出现了更凶恶残忍的俄罗斯新黑手党。这些新黑手党更中意的是毒品走私，他们看来是借用了前苏联移民中黑道团体的洗钱手法，即将在瑞士和海外其他银行的帐号同俄罗斯国内的一些非法银行的帐号联系起来，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同俄罗斯黑道有联系的，或者曾参与过黑道非法金融活动的海外银行至少有25家。新黑手党的“崛起”的速度和规模令美国和欧洲当局深感震惊，据新黑手党吹嘘，他们拥有极为“可怕”的潜在的力量——一项得到俄罗斯国内黑手党“官方”集团支持的全球性战略，这就是在全世界各地收“敲诈勒索”性质的“保护费”。在俄罗斯国内，向各行各业的老板收取“保护费”已成了一种堂而皇之的“政策”，这就像西方人购买保险一样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和欧洲警方确信，俄罗斯黑道集团不仅拥有一张章鱼般的网络，还拥有巨额的资源，如果不加以遏制的话，总有一天不论在哪方面，他们都将大大地超过意大利西西里的黑手党。

据美国毒品管理署的负责人万

科尔说，俄罗斯“章鱼”的触角正伸进世界毒品交易行当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俄罗斯“章鱼”可能还在从事热核材料的走私并从中牟取暴利。他们所走私的核材料来自前苏联的军火库，其途径同当年的钻石走私的路线一样。

据说当年的犹太人就是通过这条“地下航线”将钻石走私到纽约而发了大财的，而现在则是用核材料来取代当年的钻石了。1993年，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就曾指责俄罗斯黑手党走私了4吨铍，这一走私活动同俄罗斯和立陶宛的黑手党有关，其中涉及的人物有前克格勃成员、政府高级官员和管理核原料的军官。此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此人系多年来一直向中东地区国家和世界恐怖集团提供军火的军火商。去年，北美当局还截获了两艘同走私核材料有关的船只，联邦调查局官员告诉记者：有充分证据说明俄罗斯黑道集团参与了这种走私事件。

毒品走私

鉴于种种原因，俄罗斯的核走私问题至今尚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而走私毒品则是当今“家喻户晓”的事，说句毫不夸张的话，俄罗斯黑手党已经控制了全球的毒品交易。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一直是天然的毒品生长地。前苏联的大麻年产量是世界其它地区总产量的25

倍，大麻种植面积达750万英亩；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伏尔加河的下游盆地、高加索北部及乌克兰南部等，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的土地上都开满艳丽的罂粟花。到1992年，家庭种植毒品已经是很普遍的事，这些毒品种植地不分昼夜都由全副武装的家庭成员警戒着。在乌兹别克斯坦，新的毒品种植场增加了1000%，在切尔诺贝利，因受核污染的影响，1000余平方公里内人烟稀少，但却有人连这样的地方也不放过，在那里居然也种上了罂粟。据圣彼得堡反毒总指挥巴拉卡估计，1992年这些地区的毒品产值为50亿美元。

与此同时，海洛因贩子也从金新月地区通过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向俄罗斯大举进攻。他们手持伪造的文件、大哥大及准军事装备，通过俄罗斯再向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波兰、西欧及美国进军。从事毒品交易的黑手党以罕见的“气魄”包下了从生产加工、运输、分配及市场销售的全过程。由于俄罗斯中央监控系统在这方面基本失效，因此他们在独联体各国内完全是自由进出，毫无阻挡，甚至连当地的民族冲突对他们的“业务来往”也毫无影响。他们到处设立地下实验室，加工价廉物美的合成毒品，这种土制毒品的麻醉力比正宗毒品还强，但价格却非常便宜。到目前为止前苏联各大城市都

有毒品市场，俄罗斯至少已有150万吸毒者，黑手党的毒品利润从前些年的40亿卢布增至150亿卢布。

据俄罗斯内务部反毒部门的领导人透露，俄罗斯黑手党实际上在过去10多年里一直在同西方人和西西里黑手党联合贩毒，只不过以前干得非常隐蔽，而现在则已近乎大张旗鼓了。在过去几年里，俄罗斯黑手党将海洛因送到纽约的西西里黑手党那里，并在美国其他城市里兜售安非他明，还将可卡因送到维也纳、布达佩斯和法兰克福等地。据国际刑警组织有关人士说，他们还在华沙同荷兰、德国的贩毒集团和哥伦比亚的卡利集团签订了协议，后来，秘藏在34000双所谓秘鲁制造的塑料凉鞋里的哥伦比亚优质纯可卡因由国际船运公司运到了莫斯科，这批“凉鞋”以后运到了华沙。之后不久，在圣彼得堡附近又搜到了来自哥伦比亚的一吨可卡因，据俄罗斯警方说，这是俄罗斯、哥伦比亚和以色列三个国家的黑手党的“联合杰作”。

嚣张气焰

为了解决国内外资金来往等一系列金融上的问题，俄罗斯“章鱼”的黑手还伸进了世界各地的银行系统，他们一直在用电脑来调查美国的银行、大公司和证交所的内部行情。在一些调查活动中，他们招聘了俄罗斯一流的电脑专家，由于前苏联军工生产的日益萧条，这些电

脑专家也只得从“第二职业”中赚取些外快来贴补家用。据悉，一位名叫莱文的电脑专家曾用他的手提式电脑“打入”纽约一家大公司的帐号里，盗走该公司40万美元，并将该公司1000多万美元的资金转到其他6个国家，俄罗斯当局至今弄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美国方面对此也大惊失色。

1991年元月，当时的苏联政府突然决定所有50和100卢布面额的货币退出流通，其目的是为了制止卢布的外流出境，并防止来自国外的“脏钱污染”。当时，黑手党几乎每一个成员手中都有大量这些在当时是最大面额的现金，因此来自全苏各地的黑道“教父们”听到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刚出现的“金融危机”。在紧急会议上，他们决定以最快速度“处理”掉这些大面额现金，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还决定将其中的1/4的现金拿出来贿赂各级政府官员。据悉，在下达会议决定后，整个黑社会组织在一夜间就开始行动起来，其效率之高是前苏联和现俄罗斯政府都望尘莫及的。大批上述面额的卢布如潮水般涌向边远地区的厂矿企业和银行，柜台下的交易顿时开始疯狂起来，有一个叫做康库雷特的合作社小单位，帐面上只有1000卢布，然而在当地银行却将19万大面额卢布换成了小额现金。在新西伯利亚，一家小店的一天收入只有1万卢布，结果却兑换了42万卢布。

成千上百万的卢布就这样被洗走了，真正倒霉的还是穷人，因为没有门路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变成一堆废纸。

“教父们”再次开会讨论戈尔巴乔夫的“私有化经济改革政策”，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从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转为拥有它。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让政府的私有化经济政策推迟一年出台，因为他们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瓜分国有资产。果然不出所料，没有多久，黑手党就将莫斯科所有商店、仓库、旅馆及服务性行业的50%实行了私有化。然而，政府似乎在他们面前束手无策，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大批的国有资产流入他们的口袋之中。

今天，据叶利钦总统的顾问估计，俄罗斯黑手党控制的企业已达4万多家，这个国家80%的银行和私人企业都必须定期向黑手党交纳“保护费”。与此同时，俄罗斯黑手党势力开始向国外发展，以至于叶利钦总统在不久前也惊呼道：“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正在图谋扼住这个国家的咽喉。”

(摘自《上海译报》)

